



Nikolai Berdyaev

别尔嘉耶夫文集 第三卷

方 珊 编

# 自我认知

[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钊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自我认知

清华大学出版社



别尔嘉耶夫文集 第三卷  
方 珊 编

# 自我认知

[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钊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认知/(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别尔嘉耶夫文集;3/方珊主编)

ISBN 978-7-208-07132-2

I. 自… II. ①别…②汪… III. 别尔嘉耶夫(1874~1948)-哲学思想 IV. 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2104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蔡欣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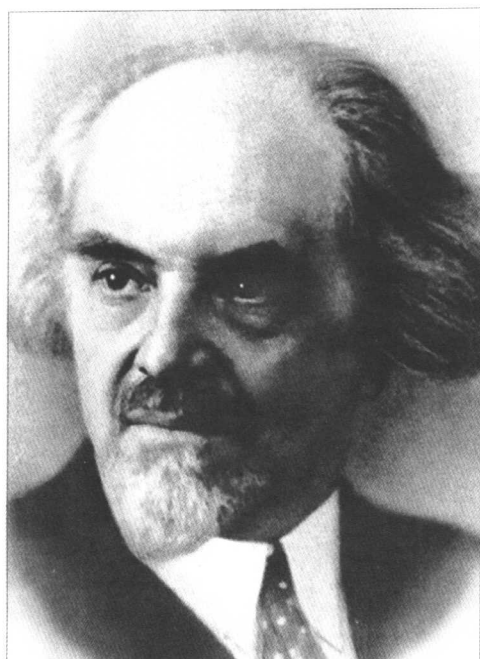
## 自我认知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钊 译

---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27.5  
插页 5  
字数 406,000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132-2/B·596  
定价 38.00元

---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

# 编选说明

本书是所编选别尔嘉耶夫文集的第三卷。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尝试》，第二部分为《俄罗斯的命运》。

《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尝试》一书是别尔嘉耶夫在 20 世纪 40 年代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与精神历程进行回顾时撰写的，后来别尔嘉耶夫分别作了两次补遗，基本上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要概括。别尔嘉耶夫虽然早年便开始酝酿构思写作此书，但它仍被视为别尔嘉耶夫晚年自我反思之作。它并非生活琐事的文献记录，也非往事真实再现的自传。诚然它可以被称为回忆录，但书中既有别尔嘉耶夫对自己的研究，也有对俄罗斯整个思想发展的研究，它可以说是在俄罗斯思想文化甚至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的背景下，别尔嘉耶夫晚年对自己的灵魂进行的一次漫游。我们可以借助此书，不仅对俄罗斯各个思想家的思想有所了解，而且更主要的是走进别尔嘉耶夫的内心世界，因为此书是别尔嘉耶夫研究自己，对其个体精神及其探索的真实呈现，他敞开了自己，敞开了自己的灵魂。此书既是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的总结与概览，又是其哲学思想的最好入门。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依赖思想家的自传来了解其哲学思想，我们还需要详细研究他的重要著作，然而这毕竟仍是一条重要途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作者如何呈现自己的灵魂，而在于读者如何进入作者已呈现的内心世界，如何与作者的灵魂进行精神对话。本书于别尔嘉耶夫逝世后次年出版，现据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91 年版译出。

## 自我认知

第二部分为《俄罗斯的命运》一书。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中，别尔嘉耶夫非常重视研究俄罗斯民族之魂及其历史命运。不论是在国内被流放期间，还是长年流亡国外期间，他都热切地关注着俄罗斯的命运。他在此书中详尽分析了与俄罗斯命运相关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以此来揭示俄罗斯之魂及其历史命运。他认为俄罗斯由于地处东西方地理的交汇处，也就具有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这就使俄罗斯具有无法以理性来理解的难题：例如俄罗斯天然地崇尚无政府状态，却又是最官僚化的国家；俄罗斯文化既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迷狂精神，又有东正教的禁欲因素，既有强烈的末世论因素，又有上帝挑中其作为拯救人类的选民之感；还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与带有强烈乌托邦的弥赛亚意识互相混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无论对于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之魂及其命运仍然是迷雾一团。我们希望通过此书，让国人借助别尔嘉耶夫之眼去雾里看花，走近俄罗斯。现据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年版译出。

方珊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 目 录

## 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尝试

- 3 前言
- 11 第一章 起源与出身 我与世界环境 最初的动力 贵族世界
- 35 第二章 孤独 忧郁 自由 反抗 怜悯 精神的怀疑与挣扎  
关于爱欲的沉思
- 65 第三章 第一次皈依 生活意义的探索
- 73 第四章 哲学认知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
- 86 第五章 转向社会主义 革命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
- 106 第六章 20 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 与风云人物的相遇
- 128 第七章 转向基督教 宗教剧 精神的相遇
- 157 第八章 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意义》与创造迷狂的体验
- 171 第九章 俄罗斯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
- 186 第十章 俄罗斯和西方世界
- 222 第十一章 我的终极哲学 信仰的自白 末世论的世界 时间与永恒
- 238 第十二章 关于自我认知及其限域 自我鉴定
- 253 附录一 沉重的年代(1940~1946 年的补遗)
- 263 附录二 1947 年的补遗



## 俄罗斯的命运

- 269 世界性的危险(代序)
- 273 第一章 俄罗斯民族的心理
- 332 第二章 民族性问题(东方与西方)
- 370 第三章 各民族的灵魂(比较论)
- 385 第四章 战争的心理学和战争的意义
- 408 第五章 政治和社会性的心理学
- 
- 427 俄汉人名对照表

# 自我认知

——哲学自传的尝试



# 前 言

很早以前，我便已酝酿着写作此书，它的构想显然与众不同。许多谈论自己的书籍都非常地自我中心，这在“回忆”文献中屡见不鲜。作者回忆其他的人与事，谈论最多的是自己。存在着几种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的书，首先是作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写下的日记。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如今尤被法国人所喜爱。艾米尔<sup>[1]</sup>的日记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样本，最近问世的则有安·纪德的《日记》(*Journal*)，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是最享盛誉的范例。再就是回忆录，历史材料无以数计的文献。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是最精彩的一本回忆录。最后是自传，讲述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生活事件。所有这类书籍都或多或少地希望能真实和准确地叙述往事，描画过去。作者们的思想和情感自然属于过去的往事。我的书完全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种类。我从来不写日记。我不打算作公开的忏悔。我也不想写作关于我一生的生活事件的回忆录，那不是我的主要目标。此书不是按照年表的顺序讲述我的生活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自传。倘若说它也算是自传的话，那就是一本哲学的、精神历程和自我认知的自传。回忆从来不会是消极的，不会是准确地复制，却引发一种向着自身的可疑的关系。记忆是主动的，它包含有创造、变形的元素，与之相关联的是回忆的不准确和不可靠。记忆进行选择，它把许多东西推

---

[1] 艾米尔(1821~1881)，瑞士作家，因一部进行自我分析的《私人日记》闻名于世。——译注

到首要的位置，又把许多东西留给了遗忘，有时是无意的，有时是自觉的。我那关于我的生活和我的道路之记忆是自觉和主动的，也就是说，它包含了我思维的创造力和我现今的认识。在我的生活与谈论它们的书本之间，隐伏着目前我最感兴趣的认知行为。歌德把谈论自己的那本书题为《诗与真》。其中并不都是真实，它包含的还有诗人的创造。我不是诗人，我不是哲学家，在我写的这本书中，不会有臆造，但会有我对自己生活的哲学认知和思考。这一哲学认知和思考不是关于过去的记忆，这是一种创造行为，它发生于当下的一个个瞬间里。这个行为的价值是由它超越于时间之上、介入存在主义式的时间，亦即永恒的程度所确定的。战胜必死的时间是我生命的基本主题。这本书是坦率而自觉的自我中心论。但其中包含着某些令人厌恶之处的自我中心主义，对我而言，已由我终身从事的哲学认知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所抵偿。我不想裸露灵魂，也不想把自己的灵魂向原生态之外抛出。这本书按我自己的想法，是哲学的，是献给哲学的问题范畴的。事情牵涉到自我认知和理解自我的必要性，思索自己的种族和命运问题。那种名为存在主义的哲学——我觉得是有点儿夸张的新思潮——它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的存在的认识，以及通过人的存在来理解世界。但最具存在主义色彩的是个体的生存。人在对自己的认识中也就介入了与他人的关系之无形的秘密。我把世界、整个世界与历史的进程、我生活里的事件，作为我的小宇宙的一部分、我的精神道路来体验。在神秘主义的深处，与世界有关联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联。而真正的思考也就是，把与世界有关联的一切事件当成与我有关联的事件来理解。如此，我就与我矛盾的自然禀性中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冲突。一方面，我把时代的一切事件、世界的命运，当做我自己的事件、自己的命运来体验；另一方面，我痛苦地体验着世界的异化、一切事物的疏远、与任何东西的格格不入。如果要我写日记，或许会经常地写上几句：我感到这很陌生，我与一切格格不入，再一次、再一次地为另一种东西，为先验的东西苦恼，我的整个生存都以因先验的东西而苦恼作为标志。

我生逢一个对祖国而言、对整个世界而言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亲眼目睹了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新生事物的诞生。我可以观察到人类命运非同寻常的意外变故。我见到了人们的变迁、适应和背叛，或许，这就是生命中最沉重的东西。从我领会到的各种体验里，我得出了一个信念，有一个最高力量守护着我，不让我毁灭。这个充满了多少事件和变化的时代，曾被看

成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但对一部分人来说，对整整几代人来说，是不幸和痛苦的岁月。历史并不怜惜人的个性，甚至并没发现它的存在。我经历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性的，经历过两次革命，一大一小，经历过世纪初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然后是俄国共产主义、世界文化的危机、德国的政变、法国的崩溃和被占领，经历过流亡，迄今我的流亡生涯尚未结束。我痛苦地领略过一场反对俄罗斯的恐怖战争。而我至今还不知道，世界性的动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对一个哲学家而言，我有太多的意外：蹲过四次监狱，两次是在旧制度下，两次是在新制度下，被判处流放北方三年，有过一次永远流刑移居西伯利亚的审判，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或许，我仍将在流亡中结束一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和许多事物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于任何事物，根本不会献身于任何事物，仅有创造例外。我不仅不是冷漠地对待社会问题，而且还时常为它们操心，我拥有“公民”的情感，但实际上，在最深刻的含义上，我是反社会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各个社会团体也从来不把我看做完全的自己人。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我的书写得很自由，它没有系统的计划。里面有回忆，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其中有关事与人的回忆伴随着沉思在交替变换，沉思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我并非依循通常的编年史方式，而是依照折磨我一生的主题和问题对全书的章节进行安排。不过，按照时间的序列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在其中看到的最大困难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章节里的相同主题有可能出现矛盾。惟一的解释是，主题将重新出现在另一重关系和另一种环境下。我决定研究自己，不仅因为体验到了表现自我和刻画自己面貌的需求，而且还因为这可以有助于安排和解决人与人类的命运问题，同时还有益于对我们时代的理解，同样，还存在着解释自己的矛盾的需求。本书的这种特点与人类身上最秘密的力量有关联，与记忆有关联。记忆与遗忘交替着出现。我暂时忘掉了许多东西，它们从我的知觉中消隐，但潜藏在最深沉的地方。我永远忍受着遗忘的折磨。我有时忘掉的不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还忘掉了对我一生产生过影响的人们。我仿佛总有一种感觉，认为这样很糟糕。在记忆之中存在着复活的力量，记忆希望战胜死亡。但重新回忆起遗忘的东西的那一瞬间就要来临。这回忆拥有主动性—变形性的特征。我并不属于那些向往过去的人们，我展望未来。对我而言，往事拥有的是

孕育未来的意义。我并不具有那些向往过去的人们的悲伤情绪。我拥有另一种比悲伤更甚的苦恼。我是一个戏剧性比抒情性更强的人，这也应该在我的自传中留有痕迹。在我考虑自己生命的时候，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生命不是普通含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生命。它过多地充满着激情，以及个人的和社会的戏剧性事件。我寻找着真理，但我的生活并不理智，并不是理性在控制它，它有着太多非理性和不适宜的东西。我生命最明亮的时期与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轮换更替，上升时期与堕落时期交替变化。但任何时期我都不曾停止过紧张地思考和探索。我最希望的是，重现我生命中最明亮、最具创造力的时期。我多么希望记忆能够在对生命整体的关系中战胜遗忘。但有一点例外的是，我将较少地提及那些在我的个人生活和精神历程中有过重要作用的人们。这一点非常清楚。但记忆将尽最大可能保存着这一点，为永恒而保存着。把自己整个创作都奉献给时间问题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在《重获的韶光》(*Le temps retrouve*)一书中说道：“我从来不能在现实之中找到深层的我。”<sup>[2]</sup>这句话我可以用做本书的题签。普鲁斯特所说也就是我整个生命的体验。我这本书之所以在构思上有矛盾，其原因就在于一个最内向的人最渴望敞开自己。这么做非常困难。离散性并不允许我谈论许多不仅在我外在生活中、而且在我内心生活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人们。从与另一个灵魂的交往得到的正面价值是难以表述的，生活隐秘的悲剧性也是难以表述的。

尽管我身上存在着西方因素，我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正在寻找真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我追随的是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恰达耶夫和霍米亚科夫、赫尔岑与别林斯基，甚至还有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综合，尽管他们的世界观不同，尤其突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弗·索洛维约夫与尼·费奥多罗夫。我是一名俄罗斯思想者和作家。我的宇宙观、我对民族主义的敌视都带有俄国特征。除此之外，我还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承认社会主义真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我甚至还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我的主导动机是把此书写得朴实而坦率，不加任何艺术的修饰。

---

[2] 《重获的韶光》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七部。此句原文为法语：J'avais trop experiment l'impossibilite d'atteindre dans la realite ce qui etait au fond moe-meme. ——译注

有些具有回忆录特征的传记材料，在我的笔下被处理得干巴巴的，通常是概略性的。这些部分是描述我的精神史所经历的各种不同情境所需要的。但这不是本书的重点，重点是自我认知，对个体的精神与精神探索的认知。我感兴趣的是对环境的反应之评判，而不是对环境的评判。



